

围巾温暖的日子

□时双庆

独家记忆

天气转凉的时候,思念犹如雪花,人也就不由自主地奔向温暖的事物。

我把那些厚重的衣物翻出来,羊毛衫、厚外套、带绒的裤子,一件又一件,你都不知道它们是何时钻进衣柜里的。这些想不起来而又曾经拥有过的东西把眼前的日子慢慢拉长,让你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生活里的寒冬岁月,清新而又充满了久别的味道。

那两条粉色的围巾是女儿的,毛茸茸的,两端带着红果绿叶的草莓。洁白的围巾是妻子的,灰色带条纹的围巾是我的。

小时候,每逢下雪,衣服穿得臃肿不堪,宽厚的皮帽拉下两个大耳护,不仅遮盖了头脸,还包裹了脖颈,暖和自然是不用说的。后来,上了初中,就不再喜欢这五花大绑般的粗俗打扮了。青春期的孩子,要的不是暖,而是酷和帅气。我常常羡慕班里有些同学,雪天时,女生把围巾缠得只留下两只眼睛,男生则是一袭飘逸的长围,或缠绕两圈,自然地垂下来,或在胸前挽个结,一长一短地搭配着,又或者就那样随意地挂在脖子上,晃来晃去。无论是怎样的穿戴,有围巾装饰,都显得清新脱俗,文艺范儿十足。

有雪的日子,围巾是美丽的,动人的,让人心心念念的,却也闹出一段令人捧腹的笑话来。

我们学校的操场在围墙之外,一个荒凉的小山坡。早晨出操的时候,天还黑漆漆的,伸手不见五指,不一会儿,竟飘起了零星的雪花,再加上天冷,让人不自觉地心里打起了寒战。

一班打头,我们二班紧跟其后,跑了一圈,一班的队伍里突然发出一声喊叫,前面瞬间乱作一团。班主任大声呵斥:“叫啥!有啥好怕的!”他一边生气地嚷嚷,一边朝着前面跑去。可是,还没有跑出多远,他又快速地折回来,拉着我们班的同学紧张地说:“快回学校!”我撒开两腿向学校跑去,整个操场慌乱的场景,不亚于影视大片中的恐怖镜头。

跑回了教室,坐在明亮的灯光下,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。

后来,我们问老师为啥跑,他说:“哎呀,别提了!我就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向我飘过来,晃晃的……”我们哄堂大笑。后来才知道,某某学生,为了偷懒,跑操的时候擅自下队,等到跑操快结束时,又找不到了自己的班级,最关键的是他居然还戴了个白围巾……

后来,我当了兵,又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小城。十年光景一晃而过,在成人的世界里,我把围巾遗忘,光阴也把我遗忘,我成了大龄青年。

2008年冬天,好大的雪,那天,家人给我介绍了对象。我第一次见她,她穿了一身洁白的羽绒服,戴着粉色的小帽,笑起来美丽、动人,最吸引我的还是她脖子上缠绕的针织围巾。见了她,我把围巾向上提了提,只露出两只大眼睛,这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中学时的青春岁月。那天,我们聊得很好,平时不善言谈的

我说了很多话,我还说她脖子上的围巾好看。她笑笑说:“天冷,要不你也系一条围巾吧!”几天之后,当我们再见面时,她就是一条浅灰色的围巾挂在了我的脖子上,交叉、挽结,又轻轻一拉,我瞬间感觉暖暖的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少年时代!

再后来,她成了我的妻子。

2009年12月底,两个女儿出生,这个季节正是天冷的时候,那些保暖的小衣服堆满了我们的房间,毛茸茸的围巾也是妻子买的。我惊讶于她的行动如此迅速,不解地问:“这小围巾用不着吧?”她笑笑说:“有一天会用得着的!”的确,数年之后,当她把这些小围巾拿出来,系在女儿的脖颈上的时候,我发觉它们是如此的漂亮、高雅、别致,仿佛就是新的一样。也许,这样的一个时刻,她早就在心里预演了百遍千遍。

如今,我已到了不惑之年,青丝里沾染了白发,她主内,我主外,为了这个家忙忙碌碌。我长期久坐,伏案书写,有严重的颈椎病,受不得凉。每年天冷下雪时,她都会提醒我系上围巾,还会搭配着给我买些衣物,说:“男人,不仅要穿得暖,还要穿得大方、得体,这围巾是不可少的!”

围巾绕颈的岁月,我突然经不起她三言两语般的轻描淡写。

遇见木芙蓉

□姜燕

秋渐深,风悄悄吹黄了草木,漫步河畔小路,有落叶打着卷儿静静飘落尘埃。我捡起几片形状不同的落叶,抬头寻觅它们是从哪棵树上坠落,却被不远处一树树或白或粉或红的花朵吸引了目光。

我快步地跑过去,惊喜地发现,这些花儿居然是《广群芳谱》中赞为清姿雅质、独殿众芳的木芙蓉。此花因与荷花形状、颜色相近,又因长在陆地,开在枝头,喜欢临水而居,所以被人叫作木芙蓉。白居易曾有诗云:“莫怕秋无伴醉物,水莲花尽木莲开。”

眼前的木芙蓉一丛丛,一枝枝,簇拥着树干,于瑟瑟秋风中,开出别样的风华,秋的萧瑟在它的明媚中仿佛悄然遁去。细细瞧它,嫩粉的心形花瓣,有细细延展的纹路,似用上好的绢布织成,淡黄色的花蕊像一顶小小的凤冠,更为特别的是花蕊四周有五点深红晕染在花瓣底部,如美人额头的梅花妆,看上去娇艳欲滴,让人过目难忘。

木芙蓉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一日之中花色三变,清晨初开时为白色或淡粉色,午后转为粉红色,到傍晚花朵快闭合时,颜色转为深红。一如古人诗中所说的“晓妆如玉暮如霞”,又如为情所伤的美人,借酒消愁,从浅醉饮至沉醉,故而木芙蓉又多了一个“醉芙蓉”的美称。

好境由人

有关木芙蓉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,相传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皇帝孟昶后宫佳丽三千,却独爱费氏。费氏才貌双绝,爱花如命,尤其钟爱木芙蓉,皇帝赐其名号“花蕊夫人”,并下令满城尽种木芙蓉。于是蜀地花开时节,秋日更胜春天,满城木芙蓉,如锦如绣,灿若云霞,蔚为壮观。后人将木芙蓉作为成都市花,至今成都仍有“蓉城”的称号。

孟昶和花蕊夫人的故事,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里,无从寻觅,而木芙蓉绵延千年,穿过悠长的岁月却依然明媚如故,只是这明媚因着山河的变迁,时间的沉淀却仿佛多了一份淡然的静气。它虽明艳,却不张扬;虽娇俏,却不落俗套;虽率性三变,却冰清玉洁。

它凌霜独自开,不与百花争春,也不与秋菊斗艳,苏轼赞它:“千林扫作一番黄,只有芙蓉独自芳”。它长在河边溪旁,便临水照倩影,我自绰约超然;它植于庭院,则是天然花篱,以柔弱之躯,装点家园;它植于园林绿化,便自成一派,笑傲群芳。

木芙蓉无论开在哪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,让遇见它的人脚步和眼睛都不听使唤地随了它去。

秋末晚菘滋味长

□钟芳

深懂地吃



东胶东白菜、洛阳石堰白菜、北京青白、天津绿白菜、东北大矮白菜等。南方有乌金白、蚕白菜、鸡冠白、雪里青等名号。在我的记忆里,白菜好种且生长快,母亲总爱在菜园子里种些白菜,一层层叶片相互包裹着,透着一股清新脱俗的气息。你那白菜的外表,叶青如翡翠,茎白似玉脂;切开,水灵鲜嫩,呈半透明的白绿色,气味芬芳;品之,汁白如乳,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,是老少皆宜的清淡美食,因此自古以来一直受人喜爱,被誉为“菜中之王”。

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”。春天的头刀韭菜,与鸡蛋同炒,味极柔媚,人见人爱;晚秋之后经霜冻的白菜,与油盐同炒,汁多味甜,正是最好吃的时候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冬日田园杂兴》中写道:“拨雪挑来踏地菘,味如蜜藕更肥醲。”称赞白菜之味如蜜藕。北宋苏东坡也有诗云:“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熊蹯”,说大白菜的滋味不亚于羔羊、熊掌。据说他常用白菜、芥菜等,加入米粉、少量生姜自制成美味的“东坡羹”,并赋诗云:“开心暖胃闲冬饮,知是东坡手自煎。”

白菜的吃法很多,无论煮、炒、熘、烩、煨、涮、凉拌皆宜,也可做配菜、泡菜、腌菜、酸菜、酱

菜等,无不风味独特,真可谓“白菜可做百样菜”。但常吃的是最普通、最家常的做法,如清炒大白菜、白菜豆腐汤、白菜猪肉炖粉条等。我喜欢寒冷的冬天,一家人围着火炉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白菜肉馅饺子,咬一口,汤汁四溢,味道鲜美,那份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在身边。颗颗白菜支撑着千家万户的生活,陪伴着人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冬天。以往那岁月漫长的冬季里,鲜有其他菜种,每到大雪封门的冬日,备下一大堆白菜,心里就踏实许多。

俗话说:“鱼生火,肉生痰,白菜豆腐保平安。”白菜具有药食兼备的特点,富含多种营养成分,常吃白菜有抗癌保健作用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这样推崇白菜:“性味甘,平寒无毒,有养胃利水、解热止咳、消食下气之功效。”《本草拾遗》中也记载:“食之润肌肤,利五脏,且能降气,清音声。”

白菜,清清爽爽,干干净净,素淡中流露出美丽;白菜,简简单单,平平常常,清澈中飘动着馨香。经历了世事之后,我开始明白,原来,简单朴素才是生活的真醇,就像白菜,看似朴实平淡,实际上却很可口,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。

故乡的红苕

□罗鸿

老家叙事



快了,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割掉最茂盛的部分,一背篋一背篋地装满,带回去做猪食。川西的朋友讲过一个故事,说是多年前他的邻居娶了一位南充媳妇,这位媳妇不善言语,天天在地里忙或在厨房里忙。秋天看她挑着一担红苕往家里奔,扁担晃悠,她气也不喘。村里人很羡慕她勤劳持家,说从来没见过谁家的红苕那么大那么好吃。第二年,人们留意观察,却看不出她种红苕有什么不同。直到秋天,人们又来羡慕她的收成好,问及原因,人们才知道,南充媳妇种红苕,总是把多余的红苕藤摘掉拿回家去喂猪……朴实的乡人,沿袭了家乡的习惯,与土地亲近,懂得取舍,种出了让人艳羡的庄稼。那些看似多余的红苕藤,在她的辛苦劳作中,让圈里的猪也比别家的肥壮。

挖红苕的时节到了,一锄头下去,再攥着红苕藤连根拔起,六个、八个,沾着红泥的红苕一个连着一个,圆圆的像拳头,中间大两头小的像纺锤。偶有失手,被锄头尖戳断的红苕在缓缓流着白色的浆汁,多可惜啊……拿红苕去溪边洗净,可煮可蒸可烤。红苕的香气在一个村庄里迂回,钻进每个人的鼻孔,是多么温暖而且甜蜜的气息。收回来的红苕没有谷子麦子被装进柜子里那么好的待遇,而是被屯进地窖里。它们总是被人们区别对待。然而,红苕又是多少人家的殷切期盼啊。小时候的冬天,黄昏放学,顶着潇潇冷雨回家,祖母从灶台下的土灰里扒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,把灰拍去再递给我。热乎乎的红苕贴在红萝卜似的双手,我只觉得心已经融化了,舌尖上是蜜一样的甜。此后的冬天,到哪里我都想着这滋味。寒风呼啸,我却常常能从几条巷子外闻到街边烤红苕的香气……

每逢佳节回乡,我总会带回一麻袋红苕。把它扛到后备箱里的一刻,我总觉得自己雍容且富足,仿佛把故乡扛在肩上了,从此可以任意行走天涯。

桂花糖趣

□吴青遥

心泉叮咚



上种种原因,我们接二连三地换了好多棵树,于是,金桂、玉桂、丹桂各种小花混杂在一起。

回来清理能用的小花朵时,看见有不少细小的虫子,无奈之下只好进行淘洗。洗第一遍时,为防氧化加了一勺盐,却只敢浸泡极短的时间,生怕花儿过水久了丢失香味。因为做糖桂花是一时兴起,并没有事先准备工具,徒手将花捞起时,花便捞不尽,总有些损耗。进行第二遍淘洗时,我们不仅在时间上做了少于二十秒的考量,还做好了继续损耗一部分的心理准备。

花洗好后,我们迫不及待地它们晾晒在通风处。对于季节里的赏赐,小动物与人类一样闲不住,摘花时见蜜蜂正采蜜,晾花时,才一小阵子,又有蚂蚁来偷花,风送花香,小物浅扰,也是一种岁月静好。

装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的步骤了,我们先在玻璃瓶底铺一层白糖,再铺一层桂花,如此往上一层间隔着一层摊开压实。收口处,或洒一圈白酒,或糊一杯蜂蜜,像充满仪式感的欢庆,也是为化糖早早备下的祝福。

第二天,恰好有时间,趁着新鲜劲儿,我们又相约各做了一瓶,这次从摘花时就耐着性子,只取四瓣小花,将花茎留在树上,毕竟这关系到整体的速度与质量。如此做好的第二罐,跟前一天的第一罐相比,粗糙与精细,一目了然。恰如人生的阶段,吃一蟹便长一智。

一罐糖桂花,是朋友去年自制而成。

蜜状的花瓣糖,以透明的美感勾动着食欲。取出一勺,开水冲泡,香甜四散开去,已被糖汁浸透的花瓣入口,轻嚼细品间,惊喜万分。朋友也是初尝,没料想味道竟然上佳,我们相视一笑,做出了制作今年份糖桂花的决定。

小园里的桂花树,低处的枝丫已被修剪一空,仅剩一些略高处能自在摘花,不一会儿,花朵铺满盆底。风不作美,盛开的小盆几次差点飞出去,将花朵丢进盆时,每每有小半被风吹散在地上。基于以